

江南采衣堂

翁同龢家族文化史

日三向直於外事無同昨記江蘇

大名即能眾口而戰乃因

乃乃土乃乃

劉敬

仲氏

己丑

多事

多事

湘楚使史同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振羽 著

翁同龢家族文化史

江南綵衣堂

王振羽 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綵衣堂——翁同龢家族文化史/王振羽 著

(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94-X

I.江…

II.王…

III.①传记文学-中国-近代②翁同龢-家族文化

IV.K 820.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0092 号

责任编辑:周百义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625 插页:4

版次: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02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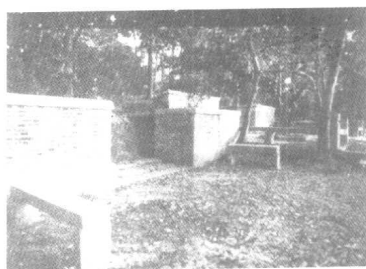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 7-5354-2094-X/K·88 定价:22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	2
1	3
	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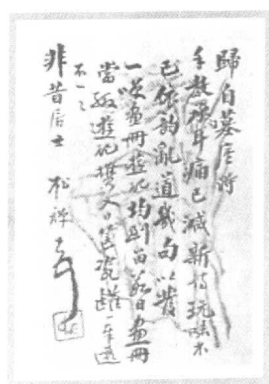
1. 翁同龢遺像
2. 翁氏故居
3. 常熟白鶴峰翁同龢墓
4. 翁氏新阡



2	1
3	
4	

1. 翁同龢人物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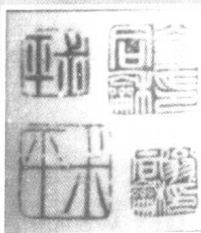
2. 3. 4. 翁氏故居



1. 翁同龢山水画
2. 瓶庐图
3. 翁同龢书联
4. 翁同龢手书一笔虎
5. 翁同龢致非昔居士函

1 2
3 4 5

22

[illegible]

1. 翁同龢书联
- 2, 3. 翁同龢常用印章
4. 翁同龢致醇亲王奕譞密函
5. 翁同龢题瞿氏《虹月归来图》记

[illegible]

1	4
2	
3	5

目 录

引言:空前的葬礼	1
第一章 翁家巷中缙衣堂	9
一 清廉爱民的海州学政	9
二 知府收徒	10
三 翁咸封夤夜拒贿	19
四 翁心存苦难的少年生活	29
五 江南乡试:汤金钊慧眼识珠	34
六 蟾宫折桂:翁心存初登仕途	37
第二章 国难家仇	42
一 辞官养亲	42
二 主讲游文书院	45
三 避难灵岩山	48
四 阖门三丧	55
五 紫阳书院	62
第三章 父子显贵	65
一 师徒联姻	65
二 入阁拜相	71
三 状元及第	78
四 安徽巡抚	83
五 陕西学政	97
第四章 宦海风波	105

一	“五字号”事件·····	105
二	失陷定远·····	113
三	寿州被困·····	117
四	身陷囹圄·····	130
五	贬死甘肃·····	140
第五章	弘德殿行走·····	150
一	初为帝师·····	150
二	开设同文馆的风波·····	161
三	论书“半亩园”·····	167
四	可怜天子出天花·····	172
五	光绪登基与勘定惠陵·····	181
第六章	刑部任上·····	193
一	杨乃武与小白菜·····	193
二	峰县知县杀道台·····	204
三	成棕荀抗粮杀官·····	213
四	李群儿盗墓·····	216
第七章	再为帝师·····	220
一	艰难的启蒙阶段·····	220
二	翁同龢之死·····	227
三	呕心沥血毓庆宫·····	235
四	在中俄伊犁问题的交涉中·····	242
五	会商琉球问题·····	251
六	慈安皇太后之死·····	257
第八章	三载军机·····	264
一	审理云南报销舞弊案·····	264
二	在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中·····	282
三	秘魔崖之游·····	300
2 第九章	如履薄冰的户部尚书·····	306

一 筹措西征军饷·····	306
二 规复制钱·····	312
三 光绪亲政与大婚·····	320
四 为河工筹款引起的风波·····	331
第十章 帝党领袖·····	342
一 三鼎甲闹恩荣宴·····	342
二 张謇终于中了状元·····	349
三 书生论战·····	357
四 百万白银搭彩棚·····	369
五 秘密的天津之行·····	380
六 再入军机·····	386
第十一章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·····	395
一 秘荐康有为·····	395
二 手拟《明定国是诏》·····	402
三 开缺回籍·····	407
四 虞山遗恨·····	415
附:主要参考书目·····	426
后记·····	427
世系简表·····	429

引言：空前的葬礼

光绪三十年(1904)夏秋之交,江南溽热难耐。干旱的北中国战云蔽空,日本、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,为争夺在华利益,矛盾不可调和,终于兵戎相见,在中国领土上火并厮杀起来。战争不断升级,从陆地杀到海上,又从海上杀到陆地。无数中国老百姓死于战火之中,枉受池鱼之苦。严重的民族危机,沉重的民族屈辱感,如千钧巨石压在中华儿女的心头。不少人在苦苦思索: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击退瓜分狂潮,避免危亡之祸?于是,越来越多的人回过头来,重温五年前“戊戌变法”那段血写的历史,回忆“公车上书”那激昂慷慨的情景,缅怀喋血菜市口的“六君子”,思念那些因支持变法而遭贬谪斥逐的士大夫。正当此时,光绪皇帝的师傅,因支持变法触怒慈禧太后被革职编管的协办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翁同龢,怀着变法图强的未竟之志与世长辞了。

翁同龢逝世的消息在中国士林引起巨大反响。作为同治、光绪两代皇帝的授业师傅,翁同龢一向望重士林。他入仕之后,历督学政,屡典乡试、会试,数次参与国家抡才大典,门生故旧几半天下。尤其是在甲午之战中一力主战反对妥协,戊戌变法中积极支持变法,辅佐光绪推行新政,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敬重。他的死讯一经传开,许多门生故旧纷纷赶往他的家乡常熟吊唁。一时之间,虞山道上,琴水之滨,奔丧的车马舟楫络绎不绝。

七月五日(夏历五月二十二日)夜晚,南京城外一艘江轮顺流而下,破浪东去。星空下一个人背着双手在甲板上来回踱步。他¹

时而仰望满天星斗,时而长吁短叹。当他看到一颗巨大的流星拖着长长的余光自东南天际陨落江心时,不禁惊惧地叫出声来。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、甲午恩科状元张謇。他颓然长叹一声,回身进入舱里。临窗听着江轮鼓浪的哗哗水声,往事如潮,阵阵涌上心头。

张謇,字季直,号啬庵。出身贫穷,本是江苏南通常乐镇的一个农家子。自小聪明过人,11岁便读完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14岁时,张謇要参加院试考秀才了,可是,根据当时的考试规定,如果应考童生祖上三代没有做过官、进过学的人,被称作“冷籍”,必须有族中具有上述资格的人“认保”。张家属于“冷籍”,近族中又没有具有“认保”资格的人,只好和如皋人张炯认了同宗,请他“认保”。张謇在考试中一路斩关夺隘,县州府院都顺利通过。想不到张炯却趁机敲诈勒索,张謇的父亲倾家荡产也填不满张炯的贪欲,反被张炯诬告。张謇无奈,只好从头至尾禀告官府,详细叙述了父子被逼受辱的情况,请求官府怜悯。知府孙云锦既爱惜张謇的才华又同情他的遭遇,使张謇复归本籍。经此一举,张謇知名度大大提高了,成了名播大江南北的孝子和才子。因家境艰难,张謇难以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。经孙云锦介绍到淮军吴长庆营中作幕友。吴长庆是李鸿章的老乡,虽是行伍出身,却以爱惜人才著称。他十分赏识张謇的才学,特地在营中盖了几间房子,让张謇军中公务之余,温经读史。光绪五年,张謇在江苏学政举行的“会考”中,名列第一,受到学政夏同善的重视。而夏同善和翁同龢是毓庆宫书房的同事,交谊甚厚。他把张謇的人品、才学、坎坷身世写信告诉了翁同龢。向以擢拔人才为己任的翁同龢,自此把张謇的名字记在了心上。

光绪八年(1882),吴长庆率部开赴朝鲜,张謇随军前往。他目睹日本对朝鲜的情况,写成朝鲜善后六策,上书当时的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;张极为重视,很快把张謇的上书转交李鸿章,请其转奏

朝廷。李鸿章却认为张謇多此一举，“杞人忧天”，竟把张謇苦心孤诣的上书弃置一旁。张謇久在淮军，素闻李鸿章贪鄙妒贤，从此更鄙薄他的人格。后来张謇的上书辗转入京，翁同龢非常赞赏，认为张謇是不可多得的济事经邦之才，决心待机提拔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)，张謇参加顺天乡试。潘祖荫、翁同龢、童华恰巧分任这次乡试的正副主考。入闱后，翁同龢特别关照各房考官，阅卷时注意张謇的卷子。后来童华得到一份卷子，翁同龢十分中意，“以为可中南元”。他又把这份卷子交给潘祖荫，二人共同评阅，从文气判断，认为必是张謇，遂点为南元。拆封后，果然不错，这样就为张謇以后的科举道路打通了一道重要关口。但张謇中举后，两次会试都没有考中。年龄越来越大，他对科场功名渐渐失去了信心。光绪十八年(1892)，年届不惑的张謇第三次赴京会试。这次会试的主考正是翁同龢，副主考是祁世长、李端分。阅卷时翁同龢一再提醒注意张謇的卷子。阅卷官施纪云荐上一卷，文章中有“历箕子之封”、“走马南韩、雪花如掌”等句子，这显然是到过朝鲜的人。但他又觉得文气不够沉稳老练，不似张謇之作。后来拆封后发现，这份卷子原来是张謇的朋友刘可毅的。而张謇的卷子早被第三房阅卷官冯心兰摒弃了。原来这位冯大人是位烟瘾极重的瘾君子，在评阅张謇的文章时恰巧烟瘾发作，没有细看，就把它投入纸篋了。

紧接着是光绪二十年(1894)，为庆贺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庆典举行恩科会试，张謇已经42岁，目睹国事日益糜烂，对科名更加心灰意冷。翁同龢再三鼓励他才勉强参加了会试。结果中60名贡士，复试名列第十，殿试中了状元。

关于张謇中状元野史传闻颇多。王伯恭的《卷庐随笔》记述得极具传奇色彩。当时读卷大臣共有八人。八大臣中张之万资格最老，状元出身，位居东阁大学士，名列第一；宗室麟书第二；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第三，翁同龢位居第四。以下还有薛允升、志锐、汪鸣⁸

銓、唐景崇。八人各选一卷，按常规张之万选中的卷子最有可能中状元。但翁同龢认为张謇的卷子“文气甚古，非常手也”，状元非张謇莫属。于是二人争执起来。这时候麟书说：“榜眼我不让，状元我也不争。”李鸿藻则说：“我手中沈卫一卷，敢说全场罕有其匹，但我情愿让翁师傅了，子青相国也就做个人情吧。”显然三人已经结成了统一战线，张之万无奈，只好卖了个顺水人情。这则传闻虽是野史，但足以证明张謇得中状元确实得力于翁同龢的大力提拔。

当时正是帝、后两党相互倾轧的时候，这些流言自然会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。她想设法试一试张謇的才学，借以证实翁同龢是否徇私舞弊。恰巧天降瑞雪，慈禧太后降下懿旨：王宫大臣和新科状元随驾到颐和园赏雪。当慈禧太后行至一口大水缸边时，看到雪花落在缸中都随即融化了，只有缸沿上的雪没有融化。兴之所至随口吟出一句：“雪落缸上天赐一条玉带。”回头让张謇对出下联。翁同龢知道慈禧太后的用意，不禁为张謇捏了一把冷汗。谁想张謇不假思索脱口应道：“虹出海外地涌半副金环。”对得既工稳又吉祥。慈禧太后非常高兴，对翁同龢的猜疑也打消了。

船到福山，张謇弃舟上岸。此时天已大亮。踏上常熟的土地，三天前他动身去南京的时候探望恩师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此时的翁同龢已经接近油尽灯残的时候，但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。他紧紧握着张謇的手，倾听张謇叙述朝局变化的情况。病榻前张謇向老师介绍了“立宪”方面的问题，通报了张之洞、刘坤一等督抚大吏对这一问题的态度。翁同龢虽然气息微弱，但头脑仍十分清醒，当即表示赞成张謇的主张，认为这可能是一条使国家避免危亡的途径。他自知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，病榻上以《四书》集句的形式，自撰了一副挽联，命张謇书写下来：

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；今而后，予知免夫。

张謇把仆人熬好的参汤捧起来，准备侍奉恩师饮用。翁同龢示意让他放下。接着口授遗疏，让张謇代书。在遗疏里他希望光绪皇帝“励精图治”，使国家“训至富强，四海苍生，咏歌圣德。”张謇深为恩师对君对国的耿耿忠心感动了。他含着眼泪把遗折缮写完毕，答应恩师仙逝后代为转奏。因为应刘坤一之邀，有重要事情需要去南京一趟。他依依不舍地拜别了恩师，离开了虞山。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师生的永诀。

绿树葱茏的虞山已在眼前，悲怆塞满张謇的胸膛。他下了马车，挥退从人，步履踉跄地奔向恩师的灵堂。

灵堂设在虞山西麓鸪鸽峰下的“瓶庐”。这是翁同龢革职回籍之后为避世远祸的栖身之所。这座简朴的京式小院，山环水绕，苍松翠竹掩映，环境十分静幽。张謇曾多次来这里看望恩师，每次都给翁同龢带来安慰和温馨。它还时常让人给贫病中的老师送些银两和生活必需品，尽量使谪居的翁同龢免受冻馁之苦。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太熟悉了，但如今人亡物在，处处令人伤神。来至灵前他已经热泪纵横，泣不成声了。

灵柩停放在“瓶庐”的小小客厅里。翁同龢临终反复交待家人丧事尽量从简，“身后不得铺张”。但他却没有料到，他的葬礼却空前盛大。灵堂里层层叠叠挂满了挽幛、挽联和悼念的诗词。这些都是名家手笔，包含着敬忱和哀思。无论从当时还是以后来品评，这些作品都是稀世珍品。尤其这些挽幛、挽联上的落款，就足以使这间简陋的灵堂增色生辉，平添许多肃穆庄严尊贵崇高的气氛。张謇一眼便看见居中正是自己代恩师书写的那副自挽联，它的右边是经学大师俞樾俞曲园的大作，金钩铁画，如刻如削，力透纸背。上面写道：

白傅一篇醉吟传，缘图两代帝王师。

俞曲园这副七言联语，耐人咀嚼。他把先师比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既表述了自己的敬意哀思，也为死者沉冤未雪，至死没有得到应有的追谥愤愤不平。张謇暗暗点头。紧挨俞曲园的挽联，是被刚毅、荣禄之流诬蔑为“翁门六子”之首的汪鸣銓敬献的挽诗。汪鸣銓，字柳门，号泊亭，浙江钱塘人。同治四年进士，官吏部右侍郎。马关订约时，他极力反对割让台湾。光绪亲政后积极辅佐光绪。因而被作为翁同龢的羽翼首先剪除，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革职斥逐。他是甲午年恩科殿试的读卷大臣之一，与张謇谊近师生。翁同龢革职回籍，隐居虞山，生活十分困窘。汪鸣銓不顾恶劣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自身的安危，多次来山中探望老友，并给翁同龢以经济上的帮助。在翁同龢 70 岁寿辰时，汪鸣銓专程从苏州来到虞山，携带酒饌寿礼为他祝寿。这使孤独苦闷的翁同龢得到极大安慰。张謇细看泊亭先生的挽诗，一改往常那清秀俊逸的风格，显得十分苍劲古拙，笔酣墨饱地写道：

黄扉归去白云身，翰墨流传自有神。
千载是非君莫问，即论八法亦传人。

汪鸣銓的挽诗旁边，是常熟翰林，翁门弟子徐兆韦的挽联。字字结体严谨，柳骨颜装，刚柔兼备，颇有乃师风韵：

戊戌政记，长安官词，倦眼阅沧桑，更为师门增一恸；
瀛海仙班，苏斋题跋，深心托毫素，即论余事宜千秋。

◎

张謇再看左边，第一副挽联，是翁门弟子，贵州巡抚邵松年敬献的。这是一副 60 字长联，既有对师门恩情的眷恋，也有对老师

不幸晚年的哀叹：

秋赋曾膺蕉鹖，春宫又快登龙，执经荷上相传心，忆文评
屡赏雄奇，壁垒精严旗鼓整；

管钥付彼童奴，几格置于藩国，掩卷涌古缘跋尾，叹晚况
柳下河蕉，平泉冷落陆庄荒。

左边第二副长联，足有 70 个字，是翁氏门生，翰林孙雄敬送的。上联赞老师的勋名功业，叹老师的不幸遭遇。婉转指出这种不幸是“后党”陷害所致；下联盛赞老师的学问，在士林的崇高地位兼及师生情谊。字为寸楷颜体，工整谨严，笔力劲健，深得《多宝塔》精奥：

怨李恩牛，朝局怀十年党祸，叹孤臣去国，寸心常恋九阍，
若论彤史勋名，定魁宰相世系表；

杜冠马帐，儒林拜百代人师，痛小子奔伤，一面竟成千古，
自愧青山沦落，空玷寒门弟子班。

张謇看到这里，又触动心中伤痛。“一面竟成千古”，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追悔！刚刚擦去的眼泪又涌泉似的流了下来。他难以再看下去，起身走进老师的书房，挥泪题了两副挽联。其一曰：

公其命何如？可以为朱大兴，并弗能比李文正；
世不足论矣！其真有《党锢传》，或者期之《野获篇》。

其二曰：